女性口述史系列

青春方程式

——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

主　编：刘中陆
副主编：臧健　田小野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刘中陆主编，臧健、田小野副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8
ISBN 7-301-02775-3

Ⅰ.青… Ⅱ.刘… Ⅲ.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51

书　　名：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
著作责任者：刘中陆　臧健　田小野
责 任 编 辑：汪又红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02775-3/I·0363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2502015　2559712　2502032
排　印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375 印张　356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一版　199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5.80 元

感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罗梅君教授对此书出版的资助。

目 录

序 …… 乐黛云(1)

黑土地上的收获 …… 林 樾(5)
一首诗 一首歌 …… 刘中陆(20)
“陶爱格” …… 晓 牧(27)
我在西藏十二年 …… 战若英(32)
青春方程式 …… 卢小飞(43)
落 户 …… 闻君实(54)
绿色的承诺 …… 娜 依(59)
刘二,你在哪儿? …… 成先红(72)
北大荒·香港·北京 …… 思 馨(79)
昨夜西风 …… 山 泉(84)
打 火 …… 李 蓝(92)
人生路弯弯 …… 刘 竹(97)
谁教谁 …… 左心平(109)
天地洪荒 …… 刘 宁(114)
十年求知和育人 …… 李翠平(120)
小女儿的故乡 …… 张亚平(126)
草原记事 …… 梁月冬(134)
插队日记(1968.4—1971.6) …… 陈笑平(140)
农村女教师之路 …… 王思梅(151)
梦里回归的爱 …… 方 芳(163)
麦庄叠唱 …… 文 颖(168)
难忘陆玲 …… 张平云(176)
女大当嫁 …… 陆庆和(184)

骨折以后…… 朱加加(196)
我与邻居赵老汉的故事…… 郭　冬(199)
挥不去的黄土情…… 汪又绚(212)
那片绿州…… 庄　月(218)
碰　撞…… 臧　健(225)
远　山…… 沈小敏(230)
姐妹相依…… 唐　荔(237)
初　恋…… 毛　毛(248)
两次回村…… 苏小环(254)
重返大青山…… 刘黛琳(262)
青春留给北大荒…… 冯火焰(268)
十五岁的梦…… 肖　耘(274)
抬起纯洁的眼睛…… 梅　清(282)
生活从十六岁开始…… 刘　平(292)
磨　炼…… 弘　毅(300)
云南记实…… 史　平(306)
说实话的代价…… 张学昭(314)
那时的情…… 杨又果(319)
沉重的旅程…… 星　晨(328)
果　果…… 商　果(337)
我当队长的日子…… 肖　明(349)
黄土高原的路…… 王　昕(358)
第一次的茉莉…… 李银鸽(373)
最迟来的最先走…… 高红十(383)
难忘的岁月…… 胡志宏(394)
我们曾经认真地追求过…… 张　平(401)
未雨绸缪大学梦…… 龚　玉(413)

女儿有泪不轻弹…… 田小野(42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乐黛云

《青春方程式》一书汇集了北京五十位女知青的自述，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女性口述史系列”之一。我一向认为当代中国女性的口述历史对于重写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于中国妇女的彻底解放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本女知青自述得以率先出版，实在令人分外欣喜。

从这些非常真诚，全无讳饰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直接接触那些虽然历尽苦难，变得粗砺，但仍然清纯高尚的灵魂。她们绝大部分都曾是满怀豪情和理想，高高兴兴离家而去。一位初中毕业生（也不过十五六岁吧）即将去内蒙大草原插队落户，她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姐姐走了（黑龙江兵团），妈妈、妹妹和送行的人差不多都哭了，我就没哭。我想：毛主席说‘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毛主席让我们高兴地去，我们干嘛哭呀！”（134 页）另一位同样年龄的初中毕业生同样充满着豪情，“什么艰苦，正因为艰苦才需要我们去。为全人类解放，吃点苦头，其乐无穷！”她“盼星星盼目亮”的“赶快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去”（142 页），她乘上火车，踏上征途，“一路上，把嗓子都唱哑了！”（143 页）在这些十五六岁的自称“知识分子”的小姑娘们看来，事情就那么简单！我刚满十六岁的女儿也在同一时期去了黑龙江兵团，我曾苦苦求她和我们一起去江西五七干校，她的回答是：“我决不做绕梁而飞的乳燕，我要做一只自由翱翔的雄鹰！”我还能

再说什么？

这些在城市娇生惯养，从未见过世面、将现实混同于自己想象中的黄金世界、情感又十分稚嫩、纤细的小姑娘们骤然被扔进如此陌生、如此粗暴而艰难的环境，其落差之大，不难想见。当我读到这些孩子们用部队剩下的涮锅洗碗水煮粥，还赞赏它的油香（183页）；读到几位姑娘亲眼见到"几条狗围着一个血肉模糊的女婴，正在吃那孩子的肠子"而老乡却说"俺们自古来就有这样的习惯，女娃不想要就扔了"（185页）；读到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不得不独自到大森林伐树，独自扛回那木头，"有几次扛木头时适逢我来月经，我感到头昏眼花，脚下像踩着棉花那样没有根。扛起木头，眼前金星直跳，腰也直不起来，脸上直淌冷汗。但仍然咬紧牙关，默念着坚持就是胜利"（333页）我的心也止不住战栗了！是的，作为女性，这些姑娘就不能不多受一份折磨。她们和男孩子一样上露天厕所，在零下四十度的冬天，寒风怒号，厕所里的"冰山"几乎触及皮肉，冷气直往上串；边远地区无法买到消毒卫生纸，尽管妈妈临行前给带上多少月经垫，又能用多久呢！女知青很少有不得妇女病的。由于是女性，她们还不得不遭受另一层骚扰，例如深更半夜，突然发现窗外"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们（191页），一位组长因此而真正吓疯了，从此得了精神病（192页）。正像她们自己所说，"我们既要战胜自然，又要战胜人为，既要战胜心理的痛苦，还要战胜生理的挑战，那种孤独、苍凉，被抛弃、被遗忘的失落感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213页）就在这仅有的五十篇"自述者"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人因冤屈而跳井自杀，有人因不被信任而自缢身亡；有人因超强度劳动致病，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不得不高位截肢，有人则因无人关心安全，又无最低限度的劳动保护而坠下山崖。

然而，就在这千难万险之中，青春、纯洁、理想仍然未被埋没，反而闪烁着更加耀眼的光芒！在物质条件极差，自己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为了急需救人，两位年轻的姑娘可以"毫不犹豫地伸出胳膊，

献出450CC鲜血”，完全无偿！(34页)为了驱除那无边无际的精神荒漠，她们在蛤蜊油瓶自制的煤油灯下，在累得半死的劳动之余，挣扎着阅读一切可以到手的、少得可怜的各种书本；不管她们对现实多么失望，不管她们心里有多少痛苦、怀疑和迷惘，她们始终唱着自己的歌：

“火红的未来不是渺茫，
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26页)

她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她们终于结实了、成熟了，变得和劳动人民一样粗砺、一样能吃苦耐劳。她们“肩膀上的泡变成了厚厚的茧，手上也长满了老茧。拿稻草绳子往腰中一束，扛上200斤的麻袋也敢走板桥！”(115页)这那里还有当年那个娇弱的城市姑娘的影子呢！正如一位“自述者”言：“有北大荒的经历垫底”，什么困难也全都“微不足道”了。(82页)她们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形，懂得了和人民血肉相联。

本书的副主编，现任北京经济学院副教授的田小野说得很好，她说：“尽管严酷的社会现实埋葬了童年的憧憬，尽管无情的历史车轮碾碎了少年的宏愿，尽管她们被视为遭遗弃的一代人，但那绿草原上悠扬的对羔歌，黄土坡上汗流浃背的婆姨，黑土地上坚韧的白桦树，早已成了她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怎样，她们都不能与用贫瘠、稀薄的乳汁哺育了她们的土地分开。无论何时何地，她们的心永远追随那曾经踏破天涯海角的青春足迹；永远依恋着生死与共，息息相关，在劫难中给她们以厚爱的人民。”(424页)

理想与现实，追求与失望，青春与苦难，罪恶与在最险恶的环境下所迸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辉……这构成了一代知青丰富、复杂、痛苦而激烈的生命的交响。试想在短短的一两年内，数以百万计的少男少女在既无思想准备，又无物质支援的情况下，被抛向僻远的农村或荒凉的边疆；他们的年龄大多在十五至二十岁之间，正是一

生最好的年华，所谓“花季”；他们在农村或边疆，少则三年，多则十年、八年，没有学习机会，也无一技之长，虽然自己不断为自己鼓劲，调动自己拥有的、并不丰富的一切文化资源：毛主席语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革命烈士诗抄》等等来稳定自己的情绪，但和现实相对照，终不能完全克服内心的迷惘。整整一代人就这样在物质的极大匮乏和精神的激烈冲突中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当他们由于政策的纠正，重新再回到城市时，早已被挤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想要再找到自己的位置，简直是千难万难。他们中间绝大部分又以超人的毅力，重新认识生活，重新铸造自己，以难于想象的牺牲的精神，重新获得社会的承认，使自己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这样的一代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举世无双”！

“知青一代”，这是十分独特的一代人。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懂得社会，特别是社会底层；他们比他们的后来者更实干，更能吃苦，更懂得生活。这是整整一代人，不容忽视，无法“遗弃”，也无法跨越。时日飞逝，他们已经进入中年阶段，即将成为中国跨世纪的栋梁之才。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他们将首先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这是曾经锻炼于血与火的一代，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对中国人民深怀眷恋的一代，也是曾经被生活欺蒙和亏待，理应得到补偿的一代！他们应该得到社会和各级领导更多的理解和关注。我愿向决定用“知青一代”作为“女性口述史系列”开篇的高瞻远瞩的编者和出版者致以诚挚的敬意，是为序。

1995 年 6 月
于中关园闷热中

黑土地上的收获

林　樾

这是一份情，一份无悔的情。它植进了我十年的青春好年华，织进了我十年的酸甜苦辣，沉得提不起，浓得抹不开，说出来，却只有两个字："插队"。

插队去

那时，我已经是高三毕业生了，在女一中，北京第一流的女中。因为出身革干，又因为学习好，思想好，身体好，我成了凤毛麟角的学生党员，又成了屈指可数的出国留学的选送对象。在炎热的夏季，当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复习，准备参加决定人生命运的高考时，我却毋需汗流浃背地伏案读书，只等通知一到，出国深造去了。那时，太阳对于我，比任何人都明亮，道路对于我，比任何人都平坦。我以为，人生就是这样：甜甜的，笑盈盈的，轻轻松松的，日复一日。那时的我，唯一不满足的就是没有赶上父辈们火红的战争年代。作为一个党员，没有革命好干，没有战斗好参加，怎么叫战士呢？我内心十分渴望能来一次战斗的洗礼，让我证明自己是一个出色的革命者。

天遂人愿，轰轰烈烈、史无前例、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光临了。我兴奋地、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万没想到，一夜之间，我从"红孩子"沦为了"狗崽子"。因为不

知什么原因我的父母被不知什么部门抓去了不知什么地方。没有人对我说明这一切，糊里糊涂地我由革命战士跌为革命对象，从众星捧月的地位落到无人理睬，乃至遭人白眼的境地。

女一中临时党支部召开一次关于我的会。

那些被红卫兵小将整得抬不起头来的党员老师们讨论了我的党籍问题。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先后发言，一个表示坚决不再作我的入党介绍人，另一个也坚决表示不再充当我的入党介绍人了。我呆了。睁大了眼睛直视着这两位老师——其中一个是我的班主任——弄不懂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当初，不是他们苦口婆心动员我、启发我入党的吗？我说我不够格，班主任老师说，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看你敢不敢承担。而现在，他正慷慨陈词，恰如当初给我开发展会时的激动。他的理由很充分：我的老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而我则划不清界限，为反动老子唱赞歌、贴金、美化等等。依据正是我自己从小学一年级起记的大小17本"反动日记"——开会前组织上勒令我全部交出，这些日记他们原是看过的，为了介绍我入党，曾用来帮助我总结自己的成长道路，以证明革命家庭的良好教育的。现在，他正指着其中的一段、又一段，高声念诵，激烈批判，火药味十足。结果，全体党员一致庄严举手通过了取消我中共党员预备期的决定。我懂了，我被踢出了党的大门。我第一次尝到了生活中的酸楚和苦涩，我第一次在没有父母、师长牵手的人生道路上独行。四顾茫然，孤立无援，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想，怎么办。我觉得委屈。我是要革命的呀，党不该不拉我一把就把我推出去呀。但想想，我自己真的是不配再留在党内了，因为我始终对父母认识不清，恨不起来。我努力在记忆中搜寻，却都是他们教育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话，怎么也找不出一点"反革命"的蛛丝马迹。看来，我的确立场不对，不然怎么就是识不破反动老子"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呢，怎么就没有一双识别阶级敌人的火眼金睛呢？"遇到问题找毛著"，这是当时通行的生活法则，英明领袖毛主席的话一定不错的，他老人家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这话是说，我只有去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对自己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从感情上和父母划清界限，真正站到党和人民的一边来。于是，我强烈地希望离开家、离开学校，到工农中间去。

学校开始分配学生了。那些出身好、表现也好的同学被挑了去，分到北京的工厂、近郊。我自知没份儿，不敢奢望。后来，一批出身、表现都还过得去的同学报名去了兵团。人家说了，当兵团战士要够入伍的条件，我自知还是没份儿，也不奢望。再后来，内蒙牧区来招人，说是条件艰苦，我想报名，但又听说，那是边境地区，要发边境通行证的，所以要挑可靠的去。而我，自然不属于“可靠”之列，又只好作罢。学校的学生已走得差不多了，剩下我，真有被弃之一旁、有心报国、无才补天的空落落的感觉。惶惶然，只想不管哪里，谁要我都行啊，总不能哪里都不用我呀。再后来，内蒙农区来招人了，说是种地的。我怯怯地去打听：像我这样的人你们要不要？招生（我们那时把来招收下乡知识青年的也称为招生）的人没有问我是怎样的人，就热情地说：“只要你愿意，要。”我真高兴啊，终于有一个地方要我了。我欢欢地报上了名。事后才知道，那一火车拉走的知青中，90％都是“黑色”子弟，不是“自来黑”，就是后来“黑”的，其他颜色的早已有了去处了。学校批准我去内蒙土默特左旗的大红榜公布一周后，弟弟也被批准了去内蒙的莫力达瓦旗。一来为了姐弟一起有个照应，二来我也着实不愿跟那一班曾经被我革过命，又革过我的命的同窗们在一起，我想到一个偏远的、没人了解我的地方去从头开始。我把档案送到了弟弟要去的莫力达瓦旗的招生处，就忙着置备我和弟弟的行装了。

自从父母被抓走之后，家里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我的肩上，因为我是长女。父母失踪了，我们的生活来源就断了，过去的存款全

部被冻结，父母的财产、书籍全部被查封。怎么办？我很怕和外界打交道，就派弟弟去父母单位要生活费。我永远忘不了——那天，16岁的弟弟哭着回来了，说："姐姐，我宁可饿死也不去要钱了。"他受了什么委屈，我不知道，但男孩子的泪水叫我心颤，仿佛针刺般地心疼。我很爱我的弟弟。生活在这个家庭的孩子，都是幸福的。从我记事时起，我就没见弟弟哭过。望着弟弟，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可我们总不能饿死啊！家里上有80高龄、双目几近失明的奶奶，下有一个刚满10岁的妹妹和一个不满7岁的小弟弟。我只好自己出马，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不管人家怎样待我，我一定要把钱要回来。我们要吃饭啊！我找了妈妈的单位，他们让我在传达室坐了一个小时冷板凳，最后答应给我15元钱。我还要力争，对方不由分说地把我推了出来。15块钱，我不知道能干什么用，因为以前我从来没管过钱，没花过钱。自己的衣服鞋袜、书本纸笔都是家长为我准备好的。但我知道，全家过日子，这点儿钱不够。我又跑到父亲单位去申请。他们经研究，通知我，发给我们全家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这是我离家之前为家里办的一件大事。我和大弟弟走后，奶奶三口每月合计45元生活费，都是由年幼的妹妹领着无知的小弟弟去领回来(她一个人去害怕)，一处给15元，另一处给30元，而全家原来的生活水平是每月300多元。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大弟弟远行，还能指望家里接济什么呢？但愿以后能挣点儿钱回来贴补家用。后来证明，这也是奢望了。

只有一星期的时间置备行装。好在行李并不多，我和弟弟每人一套被褥、两个脸盆、几件换洗衣服。还有毛选和几本马列著作——这是下去改造的思想武器。听说要去的地方很偏僻，又是什么听都没听说过的"达斡尔族"聚居地，所以打点行李时，特别装了一箱牙膏、肥皂和手纸，惟恐到了那里没得买。当时以为是一去不复返的。

8月21日，出发的那天，火车站里，车上车下，人山人海，多数是家长送子女。而为我们姐弟送行的"家长"，却是比我们更无助、

更不懂事的妹妹和小弟弟。他们以后的生活怎么过？有了难处谁来帮他们？我不去想，也不敢想。十年以后，长大了的妹妹对我说："那时你们真狠心，竟能扔下我们走了。"妹妹的责备是对的，可当时的我和弟弟也还没长大呀！我刚刚失去了一直牵着我们的家长，还不知在人生的长路上独行该怎么迈步。我全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责无旁贷地成了家长，成了他们的依靠，我还不知道应该从这种角色出发去思考和处理问题。

火车开动了。我木然地望着渐渐远去的月台和站在月台上的妹妹弟弟，既不兴奋，也不伤感，不眷恋以前熟悉的一切，也不去想象将要接纳我的那块土地。我只抱着一个念头：明天会比今天好。就这样，我插队去了。

落　户

我们到了讷河站，下了火车，换乘汽车，到嫩江边，下了汽车，又上渡船。过了江，就是莫旗了。我们被拉到了尼尔基镇中学的大礼堂里：在那里，大家认领了自己的行李，就地铺开睡了一夜。时值8月下旬，外面下着雨，地铺凉凉的，我和弟弟在这远离家乡的陌生的土地上，睡了第一夜觉。

和我在一起的，除了弟弟，还有三个女生。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叫璇文。另外两个，叫刘勇、刘萍，当时都只有十五六岁。这两个女生家境似乎不太好，都是后娘，不关心她们，她们自己要下乡。老师颇不放心，听说林楠有个姐姐一起去，就把她们托付给我了。

第二天起床，我们被分到了距旗里12里地的向阳大队，这就是我们落户的最终归宿了。

向阳大队的最高首长是李书记。在大队部，由李书记主持，贫下中农为我们开了欢迎会，并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午饭。这时我才知道，我们一共来了16个学生。饭后把我们分到了农民家里暂住，因为知青的房子还没盖好。我们4个女生被分到了一位民办教师家。

那教师有个膀大腰圆的老婆，还有两个小嗄。东北农村都是对面炕。他们全家睡南炕，北炕让给我们4个女生睡。晚上，他们在那边炕上挂起一幅幔子，以示与我们分居，但彼此多有不便。

到了中秋节，我们的房子基本竣工了，只是还没安门窗。我实在不想再客居人家了，便和璇文率先搬到了"新居"。老乡说，新炕没烧过，潮气大，不能睡，"会作病的"。我们才不在乎呢。晚上，躺在没有炕席的炕上，从没有窗框的窗子望出去，看见天上圆圆的月亮，想起了北京的奶奶、妹妹和弟弟，不知他们生活得怎样？那点儿钱可够用？爸爸妈妈现在哪里？有消息了吗？不由地想起了苏轼的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趴在炕上，点起蜡烛，给家里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描述了这里的生活和劳动。我的信写得图文并茂，因为我知道读信的只是我上小学的妹妹。

9月份，第二批北京知青到莫旗的时候，我们"点儿"又多了个女生，叫顾湲。次年，刘勇、刘萍先后出嫁，和贫下中农"结合"到一块儿了。

"点儿"里选了一个叫"包子"的男生当了"点儿"长。有了自己的房子，又有了"家长"，这个"家"在向阳大队开始生活了。就像屯子里的每一家每一户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抽袋烟喽

在向阳大队落了户，我们就都是"向阳花"——人民公社的社员了，就要到队里出工、挣工分了。尽管我们"点儿"里的宁国重一再跟农民争辩，说是大家应该为革命种田，但农民们却认准了是为工分种田。我则认为，我需要为革命在劳动中接受锻炼，也需要工分。工分意味着钱，我需要钱。但事实上，队里穷，年年只分口粮不分钱。10年以后，我离开莫旗时，我所挣的钱，都还挂在生产队的帐上，拿不出一分现钱给我——至今，队里还欠我280元钱。后来生产队"黄"了，我的钱自然也没了。

老乡管我们叫“大学生”，是说我们在屯子里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但对于农村的生产、生活，我们却都是“农盲”。

“明天几点钟上工？”初来乍到的我们问队长。

“头太阳出来，你们都到队里。”队长明确指示说。

“头太阳出来是几点钟呀？”我们都认为这个指示一点也不明确。

“头太阳出来就是——太阳没出来以前。”

“太阳没出来我们怎么知道它要出来呢？告诉我们几点，我们好上闹钟啊。”

队长看跟我们讲不清楚，就说：“这样吧，明天早上我来叫你们。”我们这才放心去睡了。

城里人和乡下人计时的方法不一样，城里人用钟表，乡下人用太阳。队里上工不敲钟，但社员们都来得很准时。渐渐地，我们也习惯了用太阳来计时：夏天，“头太阳出来”上工，大约是在早上 4 点左右，“太阳落了”收工，太约要到晚上 8 点多，一天要在田里劳作十五六个小时。冬天，则短得多。太阳出来才上工，大约是上午 8 点了，太阳将落就收工，大约才下午三四点。

庄稼地里的活，说来也简单：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周而复始。

最苦的是夏天锄草。天不亮就出工，天擦黑才回来。社员回到家就能吃上饭——有老婆做家务。知青就不然了，大家都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况且都要凭自己的劳动挣回一份收入，谁肯在“家”里做饭呢？只好干完活回来现作饭。生产队分的口粮主要是苞米，煮一锅大馇子粥总要两三个钟头，于是知青们常常是回到家煮上馇子先睡觉，馇子烂了再起来吃饭。吃过饭，没睡几个钟头，又要出工了。懵懵懂懂地爬起来扛着锄头跟着走，有时边走边睡。走到地头，“打头的”就开始干，这时后面的人要紧紧跟上，一人一垄，穷追不舍，否则就没个撵了。“打头的”是官称，一般是由有经验的老农担任，负责掌握劳动时间和进度。生产队长则是“脱产干部”，通常是

不跟着大伙下地干活的，他负责全队劳力的安排调度，还有"查边儿"，就是到地里检查质量。所以下地干活是跟着"打头的"走，他去哪块地，你就跟着去哪块地，他干你就干，他歇你才可以歇。歇气儿时，打头的就喊一声："抽袋烟喽——"

开始干时，我不得要领，走路落在后边，拿垄也排在后边，腰上没功夫，锄板又没准头，力气也不够，铲起地来总跟不上趟。"打头的"到了地头，我跟头把式地才铲到地当间。人家干完回家了，我们几个女生还差好大一截呢，那时真想哭啊！可哭有什么用？二里多长的垄，一寸也不会少。

有时赶上下暴雨，无处躲藏，只好任其浇灌，自觉勇敢得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反正已经浇透了。但多数时间是骄阳当头，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人都晒蔫了。

上学听老师说劳动是愉快的，可这时只觉得劳动很辛苦。每天脑子里什么思想都没有了，像个牲口，只知道干活。干完这块地干那块地，无休止地从春干到冬。那时，我最爱听的，就是"打头的"那句："抽袋烟喽——"

柴米油盐

我们在农村上的第一课就是学习生活。生存原是人的本能，但对于我们这些城市学生来说，却是非从头学习不可的，而且是要付"学费"的。为了学习生活，我们吃过不少苦头，也闹过不少笑话。

记得在家时，常听奶奶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当时，我不懂得这句话是啥意思。到了农村，才知道，生活是从这几个字开始的，而这每一个字都意味着一份艰辛，每样东西都得用汗水去换取。

"酱、醋、茶"三样，在我们"点儿"要算"奢侈品"了，但"柴米油盐"是非有不可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